

真情驿站

F
henqingyizhan

母亲的味道

□高贵华

我总是认为，人间的味道无非有两种，一种是食物在口腔里咀嚼舌尖上的体验，另一种是对过往生活沉淀后的感悟。可有时候，我常常一边品尝着食物，一边又不自觉地联想到食物背后的故事。在潜意识里，两种味道相互叠加融合，吃出了别样的感受。母亲的西瓜酱便是一例。

立秋后，母亲的西瓜酱在房廊的角落里，悄悄地酝酿好了味道。随着母亲将最后一层油纸揭开，一种饱满而熟悉的气味扑鼻而来。腌制好的西瓜酱，有黄豆的酱香，也有西瓜的清爽，更有青花椒粒陈

化后的浓烈。

西瓜在老坛里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浸滋慢润，依然保留着绿色的皮和红色的瓤。花椒粒还是那么青翠如新，点缀在黄豆酱里，显得秀色可餐。一坛西瓜酱，色味俱佳，形神兼备。怪不得母亲每年夏天总不忘腌上一些，像个小学生必须完成课后作业一样认真。

以前，我在村里上小学时，放学后总喜欢拿起一个馒头，从中间掰开，再从坛里舀出一勺西瓜酱夹在馒头里。我一边吃着，一边去大街上找小朋友玩，完全顾不得酱汁从指缝里流出。馒头夹酱吃出

了童年的快乐，也刻在我成长的生命中，成了儿时的味道。除了吃西瓜酱，我还吃酱里的瓜子。这些瓜子经过各种佐料的浸泡和时间的积累，虽然个头较小，但味道咸香，与众不同。

与往年一样，母亲在夏季西瓜成熟的季节，惯例腌了一坛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母亲已年逾古稀，头发花白，行动迟缓。她在慢慢腾腾的劳动中，重复着一辈子定格的动作。我心疼母亲，告诉她今年不要再忙活了。现在一年四季，瓜香果脆，鲜蔬不断。至于西瓜酱，我都吃半辈子了，早就记

住了母亲的味道。

母亲微微一笑说道，以前做西瓜酱，是日子艰苦，吃饭时不至发愁；现在做西瓜酱是我老有所为，也顺便调理一下咱家饭菜的花色。再说，一辈子都这样，我也闲不下来，不做西瓜酱的生活，就像做饭时少放了一味大料。

母亲的话，我竟无言以对。看来，做西瓜酱像基因一样，已刻在母亲的生命里。对我而言，如果秋后的餐桌上，见不到一碟半盏熟悉的西瓜酱，同样会觉得生活里缺点什么。

因为我和孩子都爱吃这

道家传的美味，母亲自然满心欢喜。做饭时，她还总是千方百计地搭配鸡蛋、虾皮等，变戏法地调制出不同味道，让全家人吃出惊喜和创新。每次见到母亲又端出了西瓜酱，我总表现出快要饿死的急迫，大口大口就着馒头吃饭。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既有些担心又幸福地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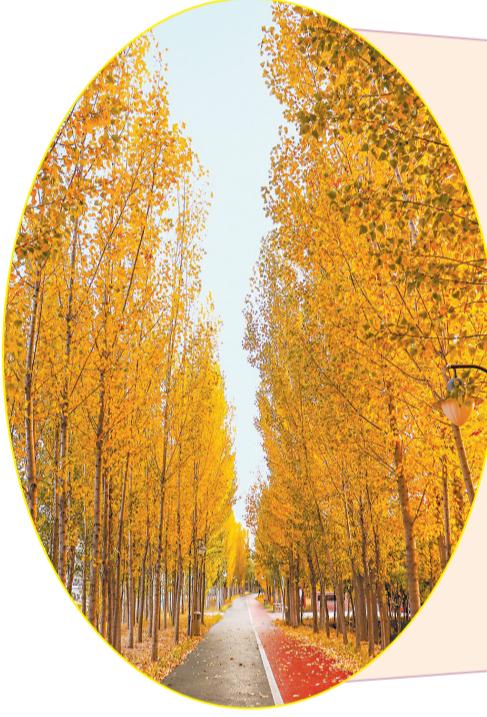
有的人走了一辈子，也走不出乡音的包围。而我这辈子，也恐怕难以走出母亲的味道了。母亲的西瓜酱犹如我人生的陈酿，沉淀在血管里，年复一年，历久弥香。

J 四季恋歌

ijiliange

秋天的杨树

□张玉增



秋天，杨树脱去艳丽的绿装，默默地站在路边屹立山岗。它完成了一年一度扮靓大自然的使命，从不抱怨，更不自我炫耀，自我夸奖。自知昨天已成过去，因而不再留恋昔日的辉煌。但梦里仍时而想起有趣的往事，时而又现夏日曾给人类带去的惬意和清凉。

那是四季轮回的无奈，不得不失去华丽的衣裳。风霜使大地失去葱茏的色彩，落叶在瑟瑟秋风

中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虽然斑斑驳驳没有了春夏的英姿，但片片却记载着岁月的沧桑。它义无反顾地化作泥土，母体从而得以滋养。

枯瘦的枝干显得容貌丑陋，怎比那往昔遮天蔽日的盛装。行人不再树下驻足，偶尔一对恋人夜幕下依偎在树旁。鸟儿不见了绿荫，毫不迟疑地展翅飞向他乡。不忍看那瘦骨嶙峋的躯体，疑似它已

死亡。不，它没有死，它在聚集储存着来年萌发枝叶的力量。

它不艳羡松柏的青翠，不艳羡秋菊的花香。它静静地仰望着天空，忍耐着寂寞和凄惆。笑迎凄风苦雨，始终坚挺着笔直的脊梁。只等春风的再次吹拂，再听那隆隆春雷的炸响。甘霖洗去秋冬的尘埃，悄然再现一片绿浪。

年年岁岁今又是，不变的是美好的期待和向往。

秋天的杨树给人启迪让人遐想，人生的兴衰荣辱似乎与秋天的杨树一样。看惯了眼前的花开花落，欣赏着人间的美好风光。坚守着自己的一片疆土，为使命、责任勇敢担当。任凭日月匆匆无情追逐，你我在季节更替中不断成长。

种蒜：秋天的乡情画卷

□安宇影

每年中秋过后，花生都被收回家里，堆起高高的小山。玉米也掰完了，屋檐下，平房顶上，摆起长长的玉米阵，院子里变得热闹而富足。

而此时的地里，却是一片萧索。前几天还很热闹的花生地、玉米地，此时连秆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空阔的地里，只剩下零零星星的红薯地，间或还有几片萝卜、白菜、辣椒，但是太过稀少，显得势单力薄，不成规模。

这大片大片空出来的地，还没来得及喘息，就被撒上粪，铁犁一翻，又充满能量和希望。

在我的家乡，人们和土地一样，秋收后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开始了另一场战斗——种蒜。这里是大蒜之乡，大蒜

是重要的经济作物，所以每年种蒜，对每家每户来说都是一件大事。准备外出打工的劳力都会等蒜种完再出去。种完蒜，种完小麦，这一年的秋收和秋播才算正式结束。

种蒜是一项慢活，需要弄个盆，装满蒜瓣，蹲在地里，一瓣一瓣地扎到垄沟上。蒜瓣不能太稀，也不能太稠，太稀了产量低，太稠了长不大。所以不能急，只能一瓣一瓣地扎，缓缓地往前移动。九月的天气总是那么晴空万里，太阳在头顶明晃晃地闪着，辽阔无碍的大地上，星星点点的都是种蒜的人。

起初，临近几块地里的人们还会互相打个招呼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。地头嬉闹的孩子，偶尔哇哇哭起来，年

轻的妈妈或年迈的奶奶就得跑去哄孩子。哄了一阵，不哭了，可能睡着了，就在地头树荫下，铺上爸爸或爷爷的外套，把孩子放上睡了。

多数时候，人们都是沉默无言的，只顾低头扎蒜，顾不上说话。一抬头可能就忘了扎到哪了，而且头顶的太阳那么大，晒得人实在没心情拉呱了。

一晌下来，有时候还种不了半垄，一块地得种好几天。每个人的速度也不一样，种得快的先完成自己的垄，就一声不吭地拐到另一垄，帮助落后的人。两个人抬起头互相望一眼，也不说话，又低下头接着扎蒜。不一会，再一抬头，竟然这么快就接住了，就像聚拢的大坝一样

顺利完工。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浪漫呢？

年幼的孩子也来帮忙，手脚麻利的小姑娘忙活起来竟然比大人还快，小小的身影在明晃晃的阳光下，稚嫩的额头上传出细密的汗珠，也不舍得休息一下。

广阔的天地，温润的土壤，离我们是那么近，就好似陷入了她温暖的怀抱。就这样默默地慢慢往前，不急不躁，如同在大地上写下一行行



诗句。这里的诗篇，是最自由、最随性的，所有的诗句写出来只有一句话：我们是大地的孩子，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地母亲的怀抱。

这个熟悉的场景，浸透了乡亲们的汗水，也包含着浓浓的乡情，它就像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，永存于我记忆的海中。在多年后的今天，每当这个季节来临，我就会想起那幅熟悉的画卷，心中不禁充满无尽的温暖和怀念。